

傷財不一而足

居首列仍竊

非授玉於都

候特以則約

家母相告

接上

風

雷

激

★长篇历史小说★

林则徐

(中卷)

蔡敦祺 著

鹭江出版社

目 录

(上 卷)

擎 天 柱

楔 子	批龙鳞王鼎进尸谏	谪贤臣林公成黄沙	····· (1)
第一章	梦金凤林家诞麟儿	试奇才郑府择佳婿	····· (36)
第二章	宴鹿鸣双喜临寒门	赴鹭江孤客察民风	····· (77)
第三章	张师诚除夕试才子	林则徐金榜题嘉名	····· (113)
第四章	小京官恩结撑船佬	大循吏喜识经世才	····· (147)
第五章	劾奸恶御史试锋芒	兴水利小民沐鸿恩	····· (189)
第六章	识干才皇上勉良臣	平冤狱万民颂青天	····· (237)
第七章	封粮仓劝捐赈饥民	着孝服抱病督堤工	····· (285)
第八章	辞美差守礼遵正道	浚西湖除弊惠桑梓	····· (338)
第九章	聚宣南友侪抨弊政	督河东躬亲验料秸	····· (383)
第十章	迎藩臣万民陈香案	验年成单车赴灾区	····· (426)
第十一章	申民困单衔上奏疏	颂德政群童唱歌谣	····· (473)

(中 卷)

风 雷 激

第十二章	论禁弛鸿胪讥总督	施笼络协揆访制军	····· (519)
------	----------	----------	-------------

第十三章	理旧案监利审恶霸	建新猷湘鄂扫蛮烟	·····	(565)
第十四章	再相逢琦善劝楚督	八召对道光委钦差	·····	(609)
第十五章	邓总督呈函表肺腑	林钦差隔山震虎狼	·····	(649)
第十六章	林钦差怒斥十三行	猾奸夷拒缴鸦片烟	·····	(689)
第十七章	缴鸦片潮生龙穴雨	销毒烟山响虎门风	·····	(732)
第十八章	保主权严命交凶手	卫海疆戮力练水师	·····	(775)
第十九章	穿鼻洋中英大海战	广州城官民齐攀辕	·····	(823)
第二十章	畏夷威琦善割香港	激义愤怡良劾权奸	·····	(867)
第二十一章	威远台双忠慑夷寇	京口镇二士议戍边	·····	(915)
第二十二章	王定九汴梁会挚友	林少穆开封登戍途	·····	(960)

(下 卷)

星 斗 南

第二十三章	布彦泰伊犁迎谪臣	林则徐惠远造水车	·····	(1007)
第二十四章	邓廷桢京城觐皇帝	林则徐南疆勘田亩	·····	(1043)
第二十五章	护回民哈密斗回王	查番情西宁审番僧	·····	(1091)
第二十六章	达洪阿炮轰黑错寺	林则徐泪洒青蔑州	·····	(1137)
第二十七章	审黑白严分良与莠	断是非不问汉或回	·····	(1185)
第二十八章	缪君兰报恩侍汤药	左宗棠求教访夜舟	·····	(1232)
第二十九章	百花洲缪氏构佳句	五虎山林公练团丁	·····	(1290)
第三十章	四十载雨足云归岫	八千里潮翻星陨天	·····	(1344)
尾 声	叹既往送走旧时代	喜回归开创新纪元	·····	(1389)

第十二章 论禁弛鸿胪讥总督 施笼络协揆访制军

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整五年，与两江总督陶澍合作无间，还三次在陶澍入京述职时署理两江总督重任。这五年中，他与陈銓周详策划了治理全省河湖水网重大工程，改变了江苏农村苦涝苦旱的局面，使江苏再次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省份；他与怡良精思详虑、切磋斟酌审理了数以十计的奇案、冤案，为民平了冤狱，保证了社会秩序稳定；他协助陶澍严格执行“票盐法”，支持两淮盐运使俞德渊堵截私盐保护官盐，整顿淮盐复杂的产销关系，立下后人难以企及的功绩；他亲自监督全省各书院学政，多次入闱监临，在他任苏抚期间轻易解决江南乡试考场的混乱情况，在爱士和取士方面都有为后人赞叹的精彩表现；他与历任漕督联手整肃漕运秩序，制定约束粮船水手章程，并雷厉风行严格执行，对行凶劫杀的罪犯严厉打击，遂使运河上帮会敛迹，河上此后多年安静无事；他重用姚莹等人严密堵截长江口沿岸猖獗走私罪行，又针对“银贵钱贱”问题提出堵截“漏银出洋”的具体办法，还针对纹银与洋银流通问题提出自铸银元的措施并付诸实践；他更透过“银贵钱贱”现象探讨其本质，清醒地看出银昂钱贱商民交困的根本原因乃在于鸦片烟大量进口而白银随之出口，于是极其明确地提出“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的精辟见解（道光十三年林则徐奏疏《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并在江苏严禁鸦片，“密飭沿海天津营县，于洋船未经进口之前，严加巡逻，务绝其源，再于进口之时，实力稽查夹

带，如有偷漏纵越，或经别处发觉，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①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惩，以期令在必行，法无虚立，庶可杜根株而除大害”，他是人类文明史上首位主张厉禁烟毒并坚决付诸实践的禁毒运动先驱！于是，历史的发展将他推上了禁毒斗争的最前线！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林则徐卸了署理两江总督任，遵旨入京觐见，在寒冬河船上度过冰冷而寂寞的除夕，正月初五抵京，初七日入城，入住虎坊桥著名的大客栈连升店，包了套三开间两厢房的院子，随行的家仆林忠、林勇和江苏抚标的几位武官保镖都住在厢房。安顿妥当，林则徐便写了觐见请安折吩咐林忠送去吏部办事房上呈，等待吏部安排觐见述职，又写了一大叠简帖吩咐林勇送交京中诸故旧友好的府第寓所，忙到半夜方才歇下。次日一早便出门去拜候他房师沈维铎，午后又往文坛泰斗阮元^②府上拜候，还于傍晚拜访何凌汉^③，回客栈已是天暗。自此一连几日，皆忙着拜客，遍访京中故友，了解朝野政情民意。

忙了多日，这天上午正要出门访友，走到院子中却听见前院有人一迭连声“少穆、少穆”地叫着，林勇忙去打开院门，便见龚自珍、黄爵滋、潘曾莹三人闯了进来。老友久别重逢，这番欢喜自不必多说，便在厅里坐下，品茗叙旧，海阔天空地畅叙别后。

潘曾莹其时虽仍是举人身份，但因他爹潘世恩已由户部调管工部，由体仁阁调晋东阁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上书房总师傅加太子太保，所以他对朝廷大事知闻不少，故友相会，免

① 得规，即受贿。

② 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时为体仁阁大学士。

③ 何凌汉，字仙槎，湖南道州人。时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任顺天府尹。

不了也就讲到朝廷大事上来。见他呷了口龙井细茗，轻叹一声道：“我老爹总算是运气好，皇上将他从户部挪过来管工部，免得成天为银贵钱贱的事儿发愁。定九公如今管刑部，又是协办大学士，本来也不必再管户部的事儿了，偏是他老人家要值上书房，每日见驾，皇上每遇银钱上的事便要他出主意，挪东填西，真是够烦够劳的哪！七十岁的老人家，幸好身板子硬朗，否则早就拖垮了。”

龚自珍听了笑道：“我看如今皇上一个劲儿只在节流上下功夫，却不想好好开源；朝内官员们每提开源，又只是往加赋增税上打主意，弄得百姓叫苦连天。那些什么讲开源节流的奏章，全是隔靴搔痒，没一份搔到痒处的。”林则徐忙问道：“定庵兄有何开源高见？”龚自珍噙着葵花子，笑道：“现放着天下多少大银矿不让开采，只要一道旨意下去，让产银的省份招雇无业游民开矿炼银，不需两年，银价准定大降，官民皆富，岂不皆大欢喜？”

林则徐唔了一声，正要评论，黄爵滋却抢着嚷嚷道：“开银矿顶多也只是官家富了，百姓又有何益？定庵兄不明白，银子为何会愈来愈贵呢？常言道：物以稀为贵。从前一两银值一千文钱罢了，如今竟要一千三百文才换一两纹银，有时还涨到一千五百文一两！银贵就是因天下银子少了。究竟这些银子都跑哪里去了？还不是都叫番夷给弄去了！我前年升任鸿胪寺卿，曾派人悄悄查访番夷拿什么鬼东西换了咱们的纹银去。不查也不知道，这一查才明白少穆几年前上疏请禁鸦片烟绝非耸人听闻。嘉庆爷时候，夷人烟土入口每年顶多也不过三四千箱，换银约三四百万两，可那时夷人还用银元买茶叶出口，虽说番银成色不足，毕竟总还是银子，所以每年漏走的银两还不多。可是这十多年来，番夷知道以鸦片换银子乃是一本万利，每年偷运入口的鸦片倍增。卢坤当两广总督初时，从广州入口鸦片已超过每年一万箱，银子

从广州漏出洋每年已逾千万，到前年已达二万六千箱，每箱换走纹银若只以一千两计，每年从广州漏出去的银子便有二千六百万两！此所以我前年九月给皇上呈了《敬陈六事疏》，第六条说的便是要朝廷严塞漏银出洋这个大缺口，务须严令各省禁吃鸦片烟，不准夷人偷运鸦片入境，否则广州这个缺口，不需几年便扩及闽浙苏鲁，南海东海不是都成了鸦片入境的口岸吗？”

龚自珍听了，拧着眉想了想道：“我老爹在苏松道任上时，苏州吃烟的据说有近十万人，单是苏州每年漏银出洋便有三百多万两之多。后来少穆在苏抚任上厉禁吃烟，关将军和姚大令合力堵截番夷走私，听说现在江苏烟馆已绝迹，顶多是暗中还有些人从广东买了烟土去在家里偷偷抽吸的。想不到广州那边却成了洪水大缺口了。这几年关将军提督广东水师，怎么竟扫荡不了烟土私贩呢？”潘曾莹听了笑道：“定庵兄还不知道呢！听我老爹说，皇上一一直拿不定主意究竟禁不禁烟。道光十三年，皇上见少穆在《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里说番夷私贩鸦片，以土易银，乃是谋财害命，便传了我爹和定九公去议事，又与曹相国计议过，便想下严旨厉禁鸦片了。只是过几日直督琦大人觐见述职，奏说鸦片乃是药物，不便禁绝，又说若严禁鸦片，夷人恼羞成怒，只怕会动干戈，海关税银每年几百万两也就没了，皇上便又觉得琦大人说的也是个理，又犹豫不决了。朝廷上头议而不决，如今已成明禁暗弛局面，走私奸商最喜欢的也就是这个局面，明禁则烟土必贵，暗弛奸商就有空子钻，可以大发横财，所以这几年来入口鸦片每年皆增千箱以上呢！”

黄爵滋呷了口茶，愤愤地嚷道：“我也听说皇上原是想严禁鸦片的。最可恶倒还不是琦大人那回奏对，却是广东那几个臭文人公然鼓吹什么开放烟禁，任由内地广种罂粟，说是内地种了罂粟，鸦片价钱自然就下跌，番夷无利可图，自然也就不会运鸦片

来卖了。吴华那篇《弭害篇》竟大获卢坤、祁埏赏识，广州学海堂书院熊景星、仪克中等又撰文呼应。去年四月，许乃济上了个《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竟说该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还说民间贩卖吸食者可以一概勿论。又说内地自种罂粟，以广东之气候而言，九月晚稻收刈即可种之，二三月间罂粟已开花结实，收了浆炼了鸦片还来得及种早稻，既无碍于地力又大有益于农夫。照此推论之，开放烟禁、广种鸦片竟成大大有利国计民生之举了！”

龚自珍听了叹道：“树斋提起许乃济那臭奏折的事，我倒是知道点内情。去年九月，有一日我往礼部值日，见朱阁部^①和许给谏^②正气呼呼地高声嚷嚷着什么。我便凑过去听听，原来朱阁部正大骂许乃济那份臭奏折是毒民妨财的误国主张。据说朱阁部他们乡下种罂粟者漫山遍野，每年所出鸦片不下数千箱，可是各省吃鸦片者吃的是洋烟土，云南烟土只不过行销本地。云南吃鸦片者个个吃得瘦猴儿一般，不过三四十岁便一命呜呼了。又说《台湾府志》记载：国初咬嚼呢^③土人个个轻捷善斗，荷兰国红毛夷制鸦片诱使土人吃烟种烟，不久遂失斗志。故英吉利夷人以鸦片入关，明明有削弱中原之意。漏银事小，毒民害大，实在不可不防。许给谏也认为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可使变富，民弱则无可救药。他们两位都说少穆先前那份奏章大声疾呼英夷以鸦片烟土谋财害命，才是一针见血，指明要害，皇上实宜深思，万万不可听信广东那几个酸文人误国之论，更不可听信许乃济毒民害国之论。过了几日，我便听说朱阁部和许给谏都上

① 朱阁部，指朱崙，字致堂，云南人，时为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

② 许给谏，指许球，时为内阁给事中。

③ 咬嚼呢，即今印尼。

疏痛斥许乃济的弛禁鸦片的谬论。又过不久，听说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也上疏反对弛禁，求皇上诏谕大臣妥议个禁绝鸦片之计。可是听说新命粤督邓翁^①却与粤抚祁埏、粤海关监督文祥等联署奏请允行弛禁之策。邓翁素来是个明白人，怎么这回却如此糊涂呢？”

林则徐听大家议论了半天，都不出声，此时方长叹一声道：“唉，严禁弛禁，朝廷上多年议而不决，皇上也是患得患失，督抚自然难以决断。我看邓翁也未必就主张弛禁，他那奏折乃是联署，看来他也是受左右挟制。只是广东那些主张弛禁的文人必有后盾，却不知是谁，想必与洋行洋商都有关系，朝廷上也有人支撑，否则许乃济也未必就敢上疏请弛禁。”

潘曾莹道：“少穆真是明察秋毫！我老爹说，邓翁迁调粤督初时曾命关提督带了水师巡船查验洋船，不准番夷奸商夹带烟土，在珠江口大屿山的海面上查到番船上四五百箱鸦片烟土，后来顺藤摸瓜，查出广州贩烟的汉奸，查封了三个窑口，锁拿了七八个烟贩。邓翁奏报上来，皇上下诏奖赏邓翁和关提军。才不过两个多月，粤抚祁埏和海关监督文祥上疏奏报说，番夷叫洋行来跟海关交涉，说是广东水师抢掠他们的货船，要海关与抚衙赔钱。皇上便又降旨严令水师不得阻碍番船入口做生意，给关提军兜头泼了盆冷水。关提军气得跟文祥吵了一架，将水师兵船调到虎门聚合练兵，摆出跟番船大干一场的架势，吓得番船都缩到珠江口外去。听说大屿山旁有个岛叫香港，原是广东一带香料进出口集散地，番船便都泊到那一带海面去。外国初来的洋船听说虎门有水师列阵，不管有无夹带鸦片，也都不敢驶进江口。文祥又急忙奏报，说是关提军封锁江口不让番船做生意，海关税收大

^① 邓翁，指邓廷桢，字维周，号嶠筠。

减，两三个月少收多少多少万两关税，皇上便又降旨命关提军将水师驶到别处海面去练兵，以免妨碍贸易。那时广州那几个酸文人便提倡弛禁，到四月间，许乃济便上了那弛禁的奏章了。如此看来，弛禁之说背后大半是祁埏、文祥他们在唆摆着。十月里邓翁联署的那份奏章，怕也是祁埏、文祥他们拟好了劝邓翁签署的。我老爹说，那弛禁章程第二条说‘水师巡船及各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出洋藉词滋扰也’，分明便是文祥的口气，跟他先前几份奏章连用字都一模一样，明明是冲着关提军而来的！”

林则徐唔了一声道：“原来如此！不过许乃济敢上折请弛，必定朝中也有人人为他撑腰，却不知是谁。”潘曾莹笑道：“少穆在外多年，难怪不知道京城里吃鸦片的大多是富贵人家。咱们天朝的天潢贵胄们吃鸦片烟最是起劲，多少位亲王、贝勒的府里，大厅上就安着烟榻、摆着烟枪烟灯招待贵客，这才叫做有身份呢！去年我去天津玩，见有些大商铺公然摆着镶玉错金的烟枪卖，达官贵人看上了，商铺售烟枪还奉赠霉公烟土十两。其实天津早就弛禁了，咱们直隶总督琦大人进京拜候王公贵胄们，哪回不是捎带烟土孝敬的呢！如今外地官员进京办事，只要有上等烟土孝敬，无不办得快捷利索，这就叫‘烟土铺路’呀！”

“烟土铺路？”林则徐闻言浑身一震，想不到如今烟毒竟从广东沿海扩至内陆乃至京城，从平民百姓渗透到宫廷贵胄，尽管他在苏抚任上竭力扫荡，虽说江苏境内烟祸几近扫清，可是内陆各省却反而蔓延扩大，连京城也被烟毒所侵，官府办事竟然是以烟土铺路了！如此情势，若再不当机立断厉禁烟毒，只怕若干年后，天下纹银漏尽，再无可用之银矣！想到这里，急问潘曾莹道：“星斋兄，潘相国可曾说起朝廷诸公对禁弛之见吗？”潘曾莹叹道：“唉，这些事说来话长。如今朝廷上只有我老爹和王协揆、

汤协揆力主禁烟，其余衮衮诸公谁敢出声？有一回王协揆在午门前拉住穆相国，请他奏请皇上严禁鸦片，穆相国却嘻嘻笑着嘲讽道：“王定九你又不是太后，何必管皇上的家事？”弄得王协揆恼也不是，笑也不是，无可奈何地走了。”

林则徐讶异道：“禁烟大事，怎么只说是皇上的家事？跟太后又有何干系？”龚、黄也都觉得穆彰阿话中有话，忙问潘曾莹穆相话里藏着什么骨头。

潘曾莹笑道：“你们都不知道，咱们皇上还住在潜龙府里时便吃鸦片上了瘾了。道光元年，有一回上朝前没过足瘾，议事时忽然连连打了几个呵欠，只好转到屏风后去抽了一泡，方才继续议事。也不知是哪个太监禀告了太后，次日皇上给太后请安时，懿颜不悦，训了好一番话，说是天子乃万民之表率，咱们列祖列宗没一个吃鸦片的，从来也没见过上朝打呵欠的大清皇帝，大清天下可别在皇上手里给败了。皇上这才猛悟鸦片不是好东西，传了御医开了戒鸦片的药方，好不容易摆弄了一个多月才戒了烟瘾。这以后皇上身体也壮了，精神也好了，可是想起戒烟时那股难受的滋味便觉得后怕，所以朝中满汉大臣也都不肯提起禁烟的事儿。就是穆相国如今宠眷正隆，皇上问他禁不禁烟，他也总是拿圣衷自有宸断的话头支吾过去，要不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从来不肯说个明白。其他大臣谁又肯说该严禁呢？最滑头的是琦协揆，皇上问起鸦片的事，他便说鸦片乃是药物，医病极灵，只要莫吃上了瘾便好，所以照祖宗规矩加重税收放其入口，海关每年可多几百万两进账，既益病人，又益税赋。这分明是主张弛禁，却又打中咱们皇上心意，又是给皇上当年吃鸦片上了瘾遮羞。所以天津当街大铺卖烟枪奉赠烟土，皇上也就不去追究。如今满朝文武一一点算过去，只怕还是主张弛禁的多，主张严禁的少呢！”

潘曾莹说到这里，林则徐将茶杯搁在身旁高几上，霍地站起

身来，背手昂首想了一会，方沉声道：“树斋，这几日我在京城跑了几圈，见了不少故友，大家议论的都是禁烟的事儿，无不钦佩你那道《敬陈六事疏》说得好。只是方才听星斋兄讲了这些内幕，看来官场上主张弛禁的多，皇上又是犹豫不决，咱们主张厉禁，还得将厉禁的理由好好理出个条条来，更得拟个厉禁的办法，劝得动皇上才能禁得了烟毒。你和定庵都是京官，消息灵通，星斋兄又多知内情，我想拜托你们诸位多多联络咱们同道好友，大家商议个禁烟方略出来，或联署，或单衔，给皇上进个振聋发聩的奏疏，但愿皇上能下个决断，我们当外藩的自然会雷厉风行响应。树斋，这事就拜托你做个头了！”说着向黄爵滋深深一揖。黄爵滋弹起身来回礼道：“少穆何须多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尔我深沐圣恩，更当为皇上分忧，这事儿我自然是义不容辞的。只是如何拟个禁烟方略，尚需与诸位友好慢慢商议，少穆述职回去，尚请时时惠函赐教！”林则徐喜道：“岂敢言赐教，尔我鱼雁常通便是了！”龚自珍和潘曾莹也都拍手道：“好极好极，咱们宣南诗社有个新掌门了！”

几位诗友正高谈阔论，忽见林勇进来禀道：“老爷，两广总督邓老爷和兵部朱老爷驾到，轿子已在店门前打了杵。忠哥儿和武大人他们先招呼随行的老爷们在前厅喝茶，老爷可要吩咐备午膳吗？”林则徐忙迎出厅门来，一边吩咐道：“叫店家好好备一席上好酒席送咱们厅上来！”一边已迎到院子大门，却见个身材魁梧年逾花甲的老翁雄赳赳地昂然从超手回廊那边匆匆而来，后边跟着个高个子老翁，须发皓白，也是匆匆而进，原来前面这位便是邓廷桢，后面那位却是因兵部王宗诚逝世而刚接任兵部尚书的朱士彦。林则徐喜出望外，拱手作揖迎道：“蠲翁、修承兄，久违了！怎么这般巧你们两位都来了？”

邓廷桢老远便拱手还礼道：“少穆，你前脚进京城我后脚便

跟到了，早知你住在这里，我也来跟你隔邻而居。这几年我棋无敌手，可真手痒得很呢！”朱士彦却笑吟吟道：“少穆别来无恙？你那年单衔上疏，简直吓死我了。幸亏皇上圣明，否则今日老拙只得去探监呢！”

朱士彦、邓廷桢与林则徐结谊交游原来都是因道光十二年监生陈端私决官堤案。先是朱士彦随穆彰阿往江苏视看修堤情形，因他与陶澍都是宣南诗友，所以回京复奏时据实奏闻，穆彰阿虽奏请将林则徐革职议处，道光皇帝却只批降级留任。次年林则徐单衔上书请求缓征赋、赈灾民，朱士彦那时升任工部尚书，闻讯真是替林则徐手心捏了一把汗。那时邓廷桢正在安徽巡抚任上，调了大批米麦运供江苏赈灾，又恰好因捣破一家烟馆捉了一群大烟鬼，通缉犯陈端正在其中，陶澍大喜过望，为邓翁请赏。道光皇帝复了林则徐二品顶戴，后又准了缓征赈恤，实与陈端就擒大有关系。所以后来林则徐曾亲往合肥向邓廷桢致谢。二人皆是围棋高手，未免也就在棋盘上连战数日，虽杀得天昏地暗，却是互有输赢，互相钦佩。自此二人鱼雁常通，引为知己。这回邓廷桢也是奉旨入京述职，只因广州到京城路途遥远，所以邓廷桢虽是十月便起程，却比林则徐晚了两天才抵京都。这天他往访朱士彦，才知林则徐住在虎坊桥连升店，遂一同来此相访。龚自珍、黄爵滋、潘曾莹见宣南诗友朱士彦与邓翁一同来访，自然也是十分欢喜，相见行礼。

不一刻店家上了酒菜，林则徐招呼诸位入席，道：“嶲翁，修承兄，旅中诸事不便，薄酒便菜，还请多多包涵。下回两位来江苏玩儿，我请你们吃扬子江最鲜美的河豚，包管你们连舌头都想吞下肚去！”邓廷桢哈哈笑道：“我岂不也正在旅中？少穆得暇来广州，我请你吃正宗粤菜，嘿嘿，那花式之巧，手艺之精，只怕满汉全席都远比不上呢！”朱士彦却慢条斯理笑道：“少穆这回

述职，只怕回不了江苏了！”众人讶道：“朱兵部这话是怎么说？”朱士彦笑道：“我且卖个关子，过两日皇上召见少穆，你们自然就知谜底。”

林则徐愕然，转首问潘曾莹道：“星斋兄可听过潘相国透露过什么意思吗？”潘曾莹笑道：“听说王协揆早向皇上奏闻过，少穆抚苏不过五年，将水利、漕运、淮盐、洋务等等无不理得井井有条，连道光十年以来积欠税赋也都清还，所以皇上有意给你挪个位儿。只是我爹也不知吏部那边怎么编派，想又是将最难的差事叫少穆办去。”朱士彦笑道：“少穆如今成了皇上手里的张师诚了，专替皇上解乱绳疙瘩。不过这回是升调，皇上会将少穆挪到哪个位子上大家何妨猜一猜！”邓廷桢一拍大腿，举杯笑道：“我猜到了，准定是让少穆来跟我当邻居，任湖广总督去！少穆，我先敬你一杯，恭喜！恭喜！”

众人笑道：“邓翁怎么就知道圣意如何？”邓廷桢笑道：“方才朱兵部不是说少穆专替皇上解乱绳疙瘩吗？如今天下麻烦最多的地方正是湖广，一是私盐猖獗，二是苗人蠢蠢欲动，三是堤工混乱，四是江汉水利失修，水患频生，五是赌风太盛，六是游民闹事，这一大堆乱疙瘩除了请少穆去解，还有谁解得了？”

众人闻言都点头称是，独有黄爵滋却微微一笑道：“邓翁说的很是，只是还漏了个顶大顶大的疙瘩。”邓廷桢道：“是什么疙瘩？”黄爵滋笑道：“这疙瘩的头其实是在广州。广州的事儿治办得好，少穆也就省了件棘手难事；广州的事儿治办得不好，不只少穆难办，天下各地也都难办得很呢！”邓廷桢道：“黄鸿胪何须绕着弯儿跟我打哑谜，请直说便是。”黄爵滋笑道：“今日咱们好友相聚，晚辈原不该有扰前辈兴致，只是晚辈心里有话藏不住呀，只得直说了。如今天下最可忧者，银贵钱贱，银子叫番夷用鸦片烟土换走了。夷烟之源就在广州，邓翁堵不住这漏银之口，

天下各省俱受其害。少穆若真总督湖广，夷烟从广州入口，正是从湘鄂二省分销各省，邓翁不堵住源头，首当其冲者便是少穆。烟土之事，岂不正是个最大的乱疙瘩？邓翁，晚辈得罪了，尚请莫怪晚辈直言。”龚自珍也笑道：“邓翁，不是晚辈不敬，今日顺便当面也要说你个不是：许乃济上疏请弛禁鸦片，怎么邓翁你竟与祁埏、文祥他们联署上疏赞成呢？岂不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吗？”

邓廷桢被两位晚辈后生直筒筒地说了这几句，一时竟是哑口无言，直瞪瞪地望着面前那杯酒发愣，半晌才长叹一声道：“广州的事儿嘛，不好说，不好说呀！”伸手抓起那杯酒仰着脖子一口干了，将杯往桌上重重一放，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呀！”

朱士彦忙给邓廷桢斟满一杯，又给众人添酒，笑道：“懈筠兄的处境我最是明白。京城里的事儿还不一样？多少亲王、贝勒都主张弛禁，皇上又拿不定主意，实在是叫人为难呀！今日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块，暂且莫谈国事，开开心心畅饮几杯。过几日元宵佳节，咱们约齐了往大栅栏看灯去，我做东请大家吃丰泽园最好的汤丸！”林则徐也吩咐店家添酒添菜，劝众人尽兴畅饮。席后又取出他自画的林公宾日先生《饲鹤图》（第二图，汤貽汾补景）与众人展玩，邓廷桢来了诗兴，当即为之题诗。直至傍晚，众人方尽兴而散。

此后几日，林则徐仍在城里探友访旧，过了元宵节，吏部方通知他十八日午后入乾清宫见驾。那日午后他穿戴整齐朝服入宫，未时中才闻宣召，遂上殿觐见。跪叩请安后便闻道光皇帝说了声：“平身。林则徐，你有六七年未来京觐见了？”林则徐忙应答道：“臣于道光十年六月奉旨往湖北布政，至今六年半未来京见驾，时时感戴皇上鸿恩，愿皇上龙体日健，国泰民安！”道光皇帝笑吟吟道：“你有心记挂着朕便好。朕听说你至今还是事

事亲力亲为，江苏修那几条河道，你一年倒有半年在工地上跑，身板子可还挺得住吗？”林则徐谢恩道：“托皇上洪福庇荫，臣这几年并未生过大病。伤风感冒自然难免，吃几剂药便好了。”

道光皇帝点点头道：“朕十年前差你去江宁主持赈务时就说过，凡事你拢个头出个主意，督促下属去办便行。否则朕若将再重的担子往你肩上搁，你怎吃得消？”林则徐闻言双膝一屈跪地磕头道：“谢皇上眷顾隆恩！这几年皇上差陈夔来江苏布政，帮臣策划监督水利事务，臣的担子轻了不少。至于臣时常在外边巡察，大多是漕运和赈务上的事。如今江苏赈务规章施行多年，淮盐产销均已就绪。漕运也已办得顺手，运河上已有三年平静无事，帮会已是瓦解，河上不但粮船通航井然有序，就是商贸船只南来北往也都平安快捷。臣沐浴天恩，为皇上牧民，岂敢惜身顾命。”道光皇帝笑着点头道：“你在江苏官声很好。这些年你的政绩陶澍几回入京述职时都向朕奏明，你这回的述职奏折朕也看了。潘世恩和王鼎、汤金钊都说你能干，朕瞧着你办事踏实，所以这回唤你进京来，想差你去总督湖广，给朕办几件事。”

林则徐磕头谢恩道：“谢皇上隆恩。乞请皇上训示该先办的要务。”道光帝笑道：“今日起你便是一品大员了，用不着老是跪着回话。你起来吧！”林则徐平了身，道光皇帝才笑道：“朕要你去湖广，头一件是要你去查清江汉堤岸二十多年来年年溃决究竟是何缘故，筹划个安澜善策，只要澜安堤固，你便是建了大功。去年监利县乡民闹事，将县堤工总局捣毁了。事后捉了几十个闹事的百姓，如今都还关着，你去查明究竟是怎么回事，妥为处置罢了。你当年处置娄县乡民闹事案子，宽严适当，朕信得过你。再一件事是湘鄂二省如今私盐猖獗，官引（官盐）滞销，你查明究竟是何缘故，如何处置，写个条陈上来。陶澍和你在两淮行票盐法，成效甚著，朕寄望你能整顿好湘鄂盐纲。这是第二件。又

一件事是湘西苗蛮叛乱，虽已敕平，朕还是放心不下。你好好去查检湘鄂兵备，莫让兵备松弛了。朕已吩咐军机处给你加兵部尚书衔，此去湖广准你便宜用事。朕听王鼎说，杨遇春将他的阵法都教了你，这回你去湖广好好为朕振兵修武吧。这三件大事，你好好地办妥，便是三件大功，可明白吗？”

林则徐跪下磕头道：“臣懍遵圣上旨意，务必妥办这三件大事。臣尚有两件大事乞请皇上训示。”道光皇帝道：“你说吧！”林则徐跪奏道：“如今各省都闹银荒，广东银价如今竟达一两纹银换千五文，江苏银价也达每两千二三文。据臣查考，银荒乃因银子漏出洋去。番夷往昔以洋银购买茶叶，近十几年来却以鸦片烟土换我纹银。鸦片乃是毒物，雍正二年已明令禁止入口。臣于圣主十三年奏议折子中曾奏请严禁此毒物，夷人以鸦片换我纹银，实乃谋财害命。去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朱崙、许球、袁玉麟皆驳其谬，如今天下众议纷纭，莫衷一是。皇上虽明谕禁鸦片入口，只是广东、天津查禁不力，每年天下漏银出洋何止千万！所以微臣恳求皇上严旨厉禁鸦片，定出禁烟章程，勿令毒物贻害天下。冒昧请旨，惶恐之甚，求皇上明察。”

道光皇帝听了，不觉一怔，两只眼盯着林则徐，皱着眉头想了半晌，方点了点头道：“此事朕知道了。你还有何事要说？”林则徐道：“臣巡抚江苏多年，好不容易才理顺了漕运事务。只是江南各省大多仍为南漕所苦。如今南米北运之累，加上运河上旗丁刁难、胥吏需索，实乃国家大患。京师每吃用一石米，加上漕运所费，江南百姓负担者实际有二石五斗至三石之多。若能设法在直隶种稻，供京师所需之米，江南漕赋改为征收钱银，便能消弭国之大患，且国库亦大为充盈，岂不官民皆得其利？是以微臣冒昧恳求皇上委专员筹划直隶水利，在京畿推广种稻，不过五年十年，漕运之患可弭而国库必大为充盈了。”